

詩

說

考

略

詩說考畧卷二

海門成 俱左泉著

大小序

朱竹垞
經八考

詩之有序不獨毛傳爲然說韓詩魯詩者亦

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
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蝦蟆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
雞鳴讒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
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於浮

邱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
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
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
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歸婦
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
作此蓋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
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
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

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含齊魯韓
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序不同於三家也惟其序
作於子夏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絲衣有高子之言
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
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所未及毛公因而存
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
公尼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
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

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俟東漢衛宏之序以爲序乎又按蔡邕書石經悉本魯詩今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章其序與毛詩雖繁簡微有不同而其義則一意者魯詩毛詩風之序有別而頌則同耶

彭氏語
古曰步

毛詩行而說詩者因而不二其謂關雎后妃

至用之邠國焉爲小序風風也至末爲大序者舊說也謂小序爲子夏毛公合作大序子夏一人作者沈

重也謂關雎之序爲大序是子夏作其餘小序子夏
唯裁首句餘則毛公所繫之辭者成伯瑜也謂關雎
之序爲大序是聖人所作餘篇小序首句是國史所
題下則說詩家之辭者程伊川也謂命篇大序是採
詩太史所題題下之序則衛宏受其師謝曼卿之說
而爲之者鄒樵也謂起首二語爲小序是聖人所作
以下續而申者爲大序是衛宏所作者程大昌也謂
起首二語是聖人所作餘爲漢儒附託而但欲存其

首句盡刪其餘者蘇轍也謂全是子夏作者毛公鄭康成梁昭明孔穎達輩也謂全是衛宏作者范蔚宗也謂全是國史所記者范處義也謂全是詩人自製者王介甫也

是公武曰序若詩人自製毛詩猶韓詩不應不同介甫蓋總論也

惟陸

德明謂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而韓退之則謂子夏不作詩序之道有三

知不及一也暴陽中孝之私者

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

至朱子始分詩者志之所之至

詩之至也爲大序關雎后妃之德至教以化之然則

關雎至末及各篇之序皆爲小序又作詩序辨而集傳則置序不用然馬端臨輩謂詩序斷不可廢意者存其是而去其非在揚挖者有以講明而切究之歟

范處義謂退之言知不及乃又曰漢之學者欲藉子夏以顯以傳夫子夏猶知不及漢去詩益遠何自而知之言春秋所不道是不知聖人授經於耶明經所不欲言傳則明著其跡至言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此爲史官僭稱者之見也子夏猶云不敢古之周史其賢矣乎齊太史書崔氏之惡兄弟幾盡前史氏猶執簡以往是豈計禍福而廢其官守哉其取退之也說極有理然謂小序全是國史所記亦未見其必然也

惠氏九鄭漁仲謂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

經古義

鄭漁仲謂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

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棟案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詁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守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

詩正義引之

又蔡邕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章盡錄詩序

漁仲又謂詩序作於衛敬仲亦臆說

按詩序稱子夏而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戰國時人固後來摭紉之明證然以爲衛宏作則必不

然衛宏與康成時世畧先後如序果宏作康成大儒豈有不知而以爲子夏之理昭明文選載毛詩序題曰卜子夏則其爲子夏作無疑其諸篇之序首句以下畧或有毛公及衛宏增益者亦未可知攷康成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各編至秦而南陔六篇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程大昌考古編云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無辭知其屬秦

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朱鶴齡毛詩通
義序舉宛邱篇序謂首句與毛傳異辭則小序
首句之在毛公前明矣既在毛公前安知其非
子夏歟邱光庭兼明書舉鄘風出其東門篇謂
毛傳與序不符曹粹中放齋詩說舉羔羊鳩
君子偕老三篇謂傳意序意不相應則序首句
下爲毛公後諸儒之所攙續也亦明矣然安能
因此而謂序舉非子夏所作歟又破唐書藝文

志稱韓詩卜商序韓嬰注是韓詩之序亦出子
夏而其遺說乃與毛迥異則知傳其學者又遞
有增改矣必謂小序非子夏作豈平情之論乎
朱子廢序言詩馬端臨辨之不遺餘力後之言
詩家遂分左右祖而從小序者較多明高忠憲
講學東林有執木瓜問難者謂其中並無男女
字何以知其爲淫奔坐皆默然惟蕭山來風季
曰卽有男女字亦何必淫奔張衡四愁詩美人

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
然不爲淫奔也言未既有拂衣而起者曰美人
固道稱若彼狡童兮得不以爲淫奔否曰亦何
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彼狡童兮不與
我好兮箕子以謂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之
誰謂狡童淫者也忠憲遽起揖曰先生言是也
此事載尤西堂集中雖狡童援箕子歌爲據似
猶未安然亦可見序之不容終廢矣

四家授受源流

陸氏經
典釋文

詩者所以言志吟咏性情以諷其上者也古

有采詩之官王者巡守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自
考正也動天地感鬼神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莫近
乎詩是以孔子最先刪錄既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

十一篇

毛公爲故訓時已亡六篇
故藝文志云三百五篇

以授子夏子

夏遂作序焉

或曰毛
公作序

口以相傳未有章句戰國之世

專任武力雅頌之聲爲鄭衛所亂其廢絕亦可知矣

言言云十一
遭秦焚書而爲全者以其人所諷誦不專在竹帛故

也漢興傳者有四家魯人申公

亦謂申培公楚王太傅武帝以安車蒲輪

徵之時申公年八十餘以爲大中大夫

受詩於浮邱伯以詩經爲訓故

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號曰魯詩弟子爲博士者

十餘人郎中令王臧

蘭陵人

御史大夫趙綰

長

臨淮太

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竄東海太守

魯賜

魯

長沙內史繆生

蘭陵人

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

史闕門慶忌

鄒

皆申公弟子也申公本以詩春秋授

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魯許生免中徐公

免中

縣名皆守學教授丞相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傅子

元成

賢字長孺元成字少翁父子並爲丞相封扶陽侯又治禮論語元成兄子實以詩授哀帝大司

馬車騎

又王式

字翁思東平新桃人昌邑王師

受詩於免中徐公及

許生以授張王長安

名長安字幼君山陽人爲博士論石渠至淮陽中尉

及唐

長賓

東平人爲博士楚王太傅

褚少孫

沛人爲博士褚氏家傳云卽褚史記褚先生

張

生兄子游卿

諫大夫

以詩授元帝傅王扶

琅琊人泗水中尉

扶

授許晏

陳留人爲博士

又薛廣德

字長卿沛國相人御史大夫

受詩於王

武投龔舍

字君情楚國
人太山太守

齊人轅固生

漢景帝時爲博
士至清河太守

作詩傳號齊詩傳夏侯始昌始昌投后蒼

字近君東
海郡人通

詩禮爲博

士至少府蒼投翼奉

字少君東海下邳
人爲博士諫大夫

及蕭望之

字

借東海蘭陵人御史大
夫前將軍兼傳論語

匡衡

字稚圭東海人丞相樂
安侯子成亦明經歷九

卿家世多

衡授師丹

字公仲琅邪
人大司空

及伏理

字蔚君高
密太傅家

世傳

滿昌

字君都穎
川人詹事

昌授張邯

九江
人

及皮容

琅邪
人皆

至大官徒衆尤甚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燕人韓嬰

漢文帝時爲博
士至常山太傅

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號曰韓

詩淮南賁生受之武帝時嬰與董仲舒論於上前仲

舒不能難

嬰又爲易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後唯韓氏自傳之

其孫商爲博士

孝宣時涿韓生其後也河內趙子事燕韓生授同郡

蔡誼

誼授昭帝至丞相封侯

誼授同郡食子公

爲博士

及琅邪王

吉

字子陽王駿父昌邑中尉諫大夫吉兼五經能爲鄒氏春秋以詩論教授

子公投太山

栗豐

郡刺史

吉授緇川長孫順

爲博士

豐授山陽張就順

授東海髮福

一本作髮福

並至大官藝文志云齊韓詩或

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魯最爲近之毛詩者出

白三、河間獻王好之徐整

字文操豫章人吳太常卿

云子夏授

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

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

小毛公

一云各襲

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

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曾申

字子西魯人曾參之子

申傳魏

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

鄭元詩譜云子思之弟子

孟仲子傳根

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

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

同國貴長卿

傳作長卿

長卿授解延年

爲何武合詩

延年

年授號徐敖教授九江陳俠

王莽講年大夫

或云陳俠授謝

曼卿元始五年公車徵說詩後漢鄭衆賈逵傳毛詩

馬融作毛詩註鄭元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

是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荊州刺史

王基

字伯與東萊人

取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

字休明北

傳平昌人長沙太守

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

州從事陳統

字元方

難孫申鄭宋徵士雁門周續之

字道

詩說考畧

卷二

十信芳閣藏

補及雷次宗俱事
廬山惠遠法師

豫章雷次宗

字仲倫宋通
直郎徵不起

齊沛國

劉歆並爲詩序義前漢魯齊韓三家詩列於學官平
帝時毛詩始立齊詩久亾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
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

陸瓊
詩疏

荀卿授魯人毛亨作詒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

人謂亨爲大毛公謂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
詩曰毛詩

按困學紀聞云大毛公名亨始見初學記未考

陸疏故也至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
間太守毛萇傳直誤亨爲萇爾

朱氏經
義考

魯詩源於浮邱伯齊詩源於轅固生然如定
之方中註仲梁子曰初立魯宮也正義鄭志張逸問
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又維天之命注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
之禮也趙岐曰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孟子
者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邱伯也緜衣序高子曰

言言三十一
靈星之尸也趙岐注孟子以爲齊人則齊之說詩者
不始於轅固生也

惠氏九
經古義

毛公傳詩世謂趙人毛萇撰而不知爲大毛

公也薛君爲韓詩章句世謂淮陽薛漢撰而不知爲
薛夫子也大毛公名亨魯人著故訓傳見詩譜及初
學記薛夫子名方字夫子廣德曾孫漢之父也見唐
書宰相世系表

按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傳獨盛蓋三家之

廢久矣漢藝文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
齊后氏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
卷傳二十八卷雜記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
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齊詩
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而小學有一字石經
魯詩六卷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韓詩翼要
十卷漢侯包撰梁有韓詩譜二卷唐藝文志韓
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是三

家至唐惟韓詩猶存而今亦僅存外傳而已鄭
夾際謂齊詩猶有見者真偽蓋未可知至世傳
申公詩說則爲僞託無疑獨毛詩得鄭箋陸疏
孔氏正義而傳之不朽蓋漢初六經始出儒家
講習未精宗法無定其時言易者施孟梁京而
不及費直言書者夏侯歐陽而不及孔氏言春
秋者公穀鄒夾而不及左氏禮樂本無完書學
經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而亦不及小戴以故雜

僞如趙賓之易張翥之書皆得錯出而亂之歷
時既久學者議論日益精核又古人簡牘漸出
於山川屋壁之間得藉以考其同異於是僞者
去而真者存長者出而短者廢宗法既定前此
未列學官者且將揭日月而行理有固然豈獨
毛詩也哉

四家訓詁異同

鄭氏六
經真論

四家之詩出於齊魯燕趙土音不同訓詁亦

異故孔穎達曰三家之詩字與毛公異者動以百數
及證之他書三家之學非徒字異亦併與文義俱異
矣以關雎爲諷康王之詩以燕燕于飛爲定姜送歸
婦之詩以碩人爲傅母戒莊姜之詩以采采芣苢爲
蔡女不棄惡夫之詩諸如此類不可殫舉至武帝時
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其書貫穿先秦古書
唯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時齊魯韓三
家皆列於學官獨毛詩不得立中興後謝曼卿衛宏

賈逵馬融鄭衆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
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
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
與左傳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
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
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
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
晉有左傳孟子國語諸書證之然後學者檢三家而

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

傳之者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

以二南作

於周衰以商頌作於宋襄之世

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傳無往而不

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歐陽永叔深排鄭學

以爲多喜改字永叔未深攷耳漢時四詩並作文字

各有不同雖三家不如毛氏之密然不可謂無所長

也鄭氏箋詩傳意有不同者以已說易之經文有不

安者以三家易之證之他書可知矣吉燾爲館鄭氏

以獨爲圭則韓詩之言也素衣朱襪鄭氏以襪爲緇則齊詩之言也其耕澤澤鄭氏以澤爲釋則爾雅之言也舟人之子鄭氏謂當作周則朱育集字之言也豔妻煽方處鄭氏以豔爲闇則漢杜欽傳之言也當鄭氏箋詩三家俱存故鄭不言改字之由後世三家既亡學者唯見其改字而不見詩學之所由異此鄭氏之所以獲譏也

王氏詩考後序

詩四家異同唯韓詩畧見於釋文而魯齊無

所攷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
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
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
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作乘舟濤閔其
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
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
乎騶虞爲嘆仁人以燕燕爲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
爲仲山甫申伯以商頌爲宋詩雜鷄在梁以不濡其

翼爲才上天之戒讀曰裁至于湯齊讀爲麟注周禮
云句讀如維禹隄之之隄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
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誼謂鄭文王之
罔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韋昭注國語謂采菽王賜
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與朱子
集傳合太史公以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
彼朔方爲周襄王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之詩懿王時
作城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通以相鼠爲妻諫夫

之詩趙岐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漢儒言詩其說不一
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爲康王政衰之詩
楊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
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楊
子又云正攷甫常瞻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瞻正攷
甫矣正攷甫得商頌而以爲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
以爲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
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

書之有古今與

用學紀問劉孝孫爲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李邦直亦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寒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跡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爲綠不諫亦入以爲入宗廟庭燎以爲不設雞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

惠氏九經古義

鄭箋宗毛然亦間有從韓魯說者如唐風素衣朱襹以緇黼爲緇黼十月之交爲厲王時皇矣侵

阮祖共爲三國之名皆從魯詩衙門可以樂飢以樂
爲樂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讀爲意思齊古之人無
敬敬作擇泮水狄彼東南狄作鬻皆韓詩說也

鄭
仲以

素衣朱紉爲
齊詩未詳

昔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
家本爲集註今則毛詩存而三家亡矣然其遺
言緒論容或散見於他書朱子嘗謂門人文選
註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王伯厚因博采諸書

蒼而錄之爲詩考一編訓詁異同具有可徵至
范薊洲爲三家詩拾遺採輯遂以大備茲錄夾
祭以下數條特取其見諸辨論者耳

韓詩外傳

董斯
張說

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李善注引外

傳文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
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又鄭玄甫將南適楚遵彼
漢臯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如荆雞之卵藝文類聚

引外傳文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霰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又曰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不祥也太平御覽引外傳文云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膏歸於露髮歸於草佛典引外傳文云老僮爲萑老蒲爲葦今本皆無之

按韓詩外傳本無關於詩義王弼州謂引詩以證事非引事以明詩其說極確因內傳既亡故爲

說詩者所不廢其中引荀卿非十二子篇刪去
子思孟子二條惟存十子其去取最爲有識又
繭絲卵雛之喻董仲舒取之爲繫露君羣王往
之訓班固取之爲白虎通精理名言往往而有
不必盡以訓詁繩也藝文類聚諸書所引乃訓
詁體意其爲內傳語傳寫偶誤耳朱竹垞謂不
見外傳者皆內傳之文其說較是

朱氏原 韓詩唯外傳僅存若白虎通所引云太子生
考

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又曰師臣者帝交友受
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又曰諸侯世子三年喪
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卽位又曰孔子爲魯司寇
祿少正卯風俗邇所引舜漁雷澤三禮義宗所引天
子奉玉升柴周禮注所引珮玉上有蔥銜下有雙璜
大戴禮注所引鶴鶴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禮記
注所引鶯在銜和在軾初學記所引夫飲之禮不脫
屣而卽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

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醜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
不出者謂之澗故君子可以冥可以醜不可以沉不
可以澗杜佑通典所引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
太祖禘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凡此皆內傳之
文也

按齊魯韓三家韓最後亡故散著於他書者較
齊魯爲多詳見王伯厚詩攷及范蘄洲三家詩
拾遺等書茲不具載

朱子詩傳源流

王氏詩考序

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爲宗未有參考三家者

獨朱文公集傳闕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闢雖則
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
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傳
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
庭止則取漢書注實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
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阻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

方則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
涵濡而自得之隲如也

朱德潤鄭

氏詩傳序

愚按慈溪黃氏謂文公朱氏因雪山王公

質夾溲鄭公樵去美刺以言詩又嘗於鄭傳取其切
於詩之要者以備集傳矣獨惜當時門人學子各宗
其宗而不能參會折衷之以見是書之有補於學者
噫漢儒專門訓詁一經之旨揚鑿分路使後世學者
莫適而經之本文亦乖戾破碎至宋濂洛諸儒出然

後諸經之旨粲然明白今考載籍詩傳自伊川歐蘇諸先生發其理趣南渡後李迂仲張南軒呂東萊戴岷隱嚴華谷諸先生又各自名家而方今學者咸宗朱氏者豈非以其義明理暢足以發詩人比興之旨趣辭簡意備足以廣詩人賦詠之性情乎

慈湖黃氏謂文公因王鄭二公去序言詩其實因鄭未因王也南宋初廢詩序者三家王質鄭樵及朱子也質說不甚詆小序而其毅然自用

之氣視鄭朱加倍陳曰強序其書云刪除小序
與文公朱先生合亦非也王氏廢序與朱子同
而其爲說則各異况朱子攻序用鄭樵說見於
語錄其因鄭復何疑乎朱氏升曰朱子之於詩
也本歐陽氏之旨而去序文則更不然歐陽氏
之言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
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以論正之是歐作是
書雖不曲徇小序固非若王鄭之盡行削去也

安得以是爲朱子所本耶楊用修丹鉛錄謂文
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亦臆度之
詞也

黃氏日鈔晦菴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援求古始雖

東萊不能無疑然指桑中溱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辭
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謂甫田大田諸篇
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訥然治世之音謂成王不致
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亦文義之

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
微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孰有加於晦菴之詩
傳者哉

葉紹翁陳氏
毛詩解詁序

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
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陳氏得其說
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
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
攷亭先生辨攷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

詩記卷之七
三十一
答以公近與陸子靜互辨無極又與陳同甫爭論王
霸夾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爲舉
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滋朱子之辨也

朱子注詩凡兩易葉呂氏讀詩記所稱朱氏曰
者其初稿也初葉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樵
之說故其注孟子以栢舟爲仁人不遇作白鹿
洞賦以子矜爲刺學校之廢至若周頌豐年篇
小序辨說極言其誤而集傳乃仍用小序說則

初藻之刪改未盡者也第詩集傳序作於淳熙四年冬十月四書集注序作於淳熙十六年春二月詩傳先成而四書註後定何註孟子仍從序說也殆又變集傳而從初說者歟○按朱子詩傳學者宗之其親炙朱子之門尊其師說著詩童子間以羽翼集傳者輔漢卿廣也其取公文集語錄論詩之語彙編爲遺說者文公孫朱鑑也其所謂四傳有衍無間益大以尊者則元吳

師道序許氏詩集傳名物鈔云自北山何先生
基得勉齋黃公幹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栢
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白雲許先生謙
是也此外如胡一桂詩傳附錄纂疏梁益詩傳
旁通汪克寬集傳音義會通劉瑾詩傳通釋朱
公遷詩經疏義劉玉汝詩續緒明朱善詩解頤
皆以朱子爲宗故其所撰述皆以集傳爲圭臬
然北宋以前說詩者無異學自歐蘇以後別解

漸生鄭樵周孚以後爭端大起紹興紹熙之間
左右佩劍相笑不休故朱子集傳在宋猶未列
學官也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始定詩義用朱子
猶參用古注疏也明永樂中命胡廣修詩經大
全始獨以集傳試士自是以來諸儒多引據古
義竊相辨詰不啻當日之攻小序矣夫學術貴
持其至平經義在協諸至當固不可似毛奇齡
之字字譏彈以朱子爲敵國亦何必似孫承澤

詩說卷之二
三十一
之字字阿附以毛氏爲罪人伏讀

聖祖仁皇帝欽定詩經傳說彙纂考證詳明務深溯
詩人之本旨雖以集傳爲綱而古義之不可磨
滅者必附錄以補闕遺

高宗純皇帝欽定詩義折中分章多準康成徵事率
從小序使孔門大義上溯淵源卜氏舊傳遠承
端緒猗與盛哉作述之隆後先輝耀風雅運昌
千載一遇豈前代官書任儒臣拘守門戶者所

可比擬萬一哉

朱子本經文傳文譌異

馮國京校

正經文

邠風終然允臧然誤焉王風牛羊下括括

誤栢齊風不能辰夜辰誤晨豳風不可畏也不誤亦
小雅求爾新特爾誤我胡然厲矣然誤爲家伯維宰
維誤冢如彼泉流泉流誤流泉爰其適歸爰誤奚大
雅天降滔德滔誤怡如彼泉流亦誤流泉商頌降子
卿士予誤于凡十二條

陳鳳源校
正經文

召南無使虺也吠

尨誤龐何彼禮矣禮誤穠衛風遠兄弟父母誤遠父
母兄弟小雅言歸斯復斯誤思昊天大樨大誤泰楚
茨以享以祀享誤饗福祿臙之臙誤媿畏不能趨趨
誤趨不皇朝矣皇誤遑

下二章同

大雅溲彼淫舟溲誤渾

以篤于周祐脫于宇周頌既右饗之饗誤享魯頌其
旂棨棨誤棨棨商頌來格邴邴誤祈祈凡十四條

陳啓

源校正
傳文

召南騶虞篇犯牝豕也牝誤牡終南篇撒之

狀亞兩弓相背亞誤亞弓誤巳南有嘉魚篇鯉質鱓

鱗鱗誤鯽又衍肌字甫田篇或耘或耔引漢書苗生
葉以上脫生字體其上誤壤其上頰弁篇賦而比也
誤增興又二字小宛篇俗呼青雀雀誤芻文王有聲
篇或成溝也成誤城召旻篇池之竭矣章比也誤作
賦閔予小子篇引大招三公穆穆誤三公揖讓賚篚
此頌文王之功王誤武凡十條

史榮校
正傳文

衛風伯兮

女爲悅已者容脫者字王風采芣篇蕭荻也荻誤荻

唐風葛生篇城營城也營誤塋秦風蒹葭篇小渚曰

詩說考畧

卷二

毛信芳閣藏

泚小誤水小雅四牡篇今鷄鳩也鷄誤鷄蓼蕭篇在
銜曰鷄銜誤鑷采芑篇卽今苦蕒菜賈誤蕒正月篇
甲包竹曰人定則勝天定誤衆小弁篇江東呼爲鷄
烏鷄誤鷄巧言篇君子不能聖讒聖誤暨凡十條

諸家校訂譌異大約沿刻之誤居多而亦有不
盡然者朱子集傳不從毛鄭所本經文當自不
同其中亦互有短長不可不辨如毛鄭本東山
篇不可畏也箋云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患朱子

本作亦可畏也傳云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
可畏而不歸哉毛鄭本四月篇爰其適歸爰訓
曰朱子本作爰其適歸奚訓何此似從毛鄭本
義較直捷毛鄭本漸漸之石篇不皇朝矣及下
二章皇字箋訓王言不能使朝於王不能使出
聘於王不能使之守職不干王命王肅說不皇
訓不暇謂武人不暇修禮以相朝孔氏正義駁
之以爲受命出征不暇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

此爲怨而列於詠歌而朱子本直作不遑傳云
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不遑出言但知深入
不暇謀出也不遑他言不暇及他事也則從朱
子本爲長毛鄭本十月篇家伯維宰朱子本作
冢宰按鄭司農周禮注引詩作宰夫王肅以爲
小宰而鄭箋訓爲冢宰孔氏正義從之則經文
作冢宰亦無不可至集傳文異處固多脫誤而
亦有訖辨者蓼蕭傳在鑷曰鷺此從毛傳而失

者也鑣馬勒傍鐵郭璞雖有置鈴馬口兩傍之說孔氏以爲無文故鄭箋不從駟職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而其注禮記則曰鸞在銜是鄭固謂乘車之鸞不在鑣也集傳於駟職亦謂乘車之鸞在銜而此獨從毛傳豈蓼蕭會同之車非乘車乎如卷耳篇朱子誤用毛傳以崔嵬爲土山戴石无米公選詩經疏義引爾雅說文明其當爲石戴土亦此類也騶虞傳豕牡豕也此

不從毛傳而得者也毛傳云豕牝曰豝本爾雅
釋獸文觀騶賦詩曰奉時辰牡則將爲乾豆之
具用牝者非也何氏楷曰案廣雅凡獸二歲通
名曰豝據杜預解春獵爲蒐謂蒐索擽取不孕
者若云豕牝則有孕道當從二歲名是訓牝豕
爲得何必據毛傳以沿其誤耶采葛傳蕭荻也
史氏謂當作荻此則字義之可通者也爾雅釋
草蕭荻也李巡曰荻一名蕭石經陸本皆作荻

按史記朝鮮列傳封陰爲菝苴侯索隱作菝苴
漢書功臣表又有菝苴侯韓陶且爾雅■經文
本各不同而注同訓爲蒿則菝菝二字屬古人
假借通用可知以及葛生篇毛傳域管域也集
傳作塋域則於義較顯終南篇集傳兩已相背
陳氏謂當作兩弓雖象形更近而兩已之文自
孔氏書傳已然則亦不得指以爲誤也若南有
嘉魚傳當作鯉質鱒鱗詩記引山陰陸氏說云

然以鱗爲鯽朱氏鑑已指其誤閔子小子傳引
大文穆穆誤作揖讓劉氏瑾亦以爲傳寫之譌
賚傳當作頌文王之功誤作文武朱氏公遷亦
以武爲錯字此皆一寓目即可識別者也準是
以推凡經文傳文關沿刻之誤與不關沿刻之
誤者具見矣

朱呂說詩異同

方回王氏
可言樂序

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爲一說前輩謂之

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
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文集第七十卷
讀東萊詩記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
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
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考
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
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雖以有邪
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

此又雅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溱洧卽是鄒聲衛樂二
雅乃雅也成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
已放之矣予妄意以爲採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
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
故從而歌詠之其所以歌咏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
於戲狎而實亦足以戒也文公以爲淫奔者自爲是
詩則其人亦至不肖大無耻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
錄焉成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

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
作於周道之衰雖已煩促猶止於中聲孔子嘗欲放
鄭聲豈有刪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說
不爲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衛風若干篇卽是鄭衛
大雅小雅若干篇卽是雅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二
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雅無
施於事變風特里巷之歌詠耳必曰三百篇皆祭祀
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荐何等之

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此二說者內翰尙書王公應麟與予一商畧之矣作詩不皆思無邪文公糾成公之說也因是遂辨雅鄭二字及於三百篇或用爲樂或不用爲樂三節不同所以謂之未了公案學者不可不細考也

西起元呂氏
讀詩記序

成公說與文公異者凡有四焉文公取夾漈鄭氏詆諆小序之說多斥毛鄭而以己意爲之序成公則專用小序且謂毛詩與經傳合獨得其真

其異一也文公釋思無邪謂勸善懲惡究乃歸正引
作詩之人皆無邪成公則直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
之云耳其異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卽是鄭衛二雅
乃名爲雅成公則謂二詩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聖
人固已放之其異三也文公以二南房中之樂正大
小雅朝廷之樂商頌周頌宗廟之樂桑間溱洧之倫
不可以荐鬼神御賓客成公則謂凡詩皆雅樂祭祀
朝聘皆用之惟桑濮鄭衛之音乃世俗所用元不列

於三百篇數其異四也余嘗因此攷之而覺成公之說長詩之有序也猶聽訟之有證驗也證驗必於其人與世之近者求之以毛氏之源流子夏貫穿先秦古書自河間獻王已深知其精者猶不足信今用已見度靜女采芻諸詩爲若後世子夜之歌估客之樂者鄭樵章俊卿之論是且奚据哉有善有惡詩詞固爾作者之志非美善則刺惡何邪之有故均一淫佚之辭也書奔者之思則邪書刺奔者之思則正今第

以辭而邪之則叔于田本刺鄭莊也而辭乃愛段揚
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辭乃戴武是直爲後世美新勸
晉之嚆矢矣聖人奚取焉乃存之爲亂賊口實哉漢
志載衛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近
代博南新鄭著錄言鄭聲淫者謂鄭國作樂之聲過
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是以樂記曰流僻邪散狄成
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聲與辭其分固已晰矣青
矜安知非以刺學風雨安知非以思賢有女同事安

知非以刺婚遵大路安知非以留君子而必以爲淫昏不檢之人自道其諱浪啁哳之語乎聖人所刪者又何等篇曾足斥穢登良乃怒置此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所歌者邶鄘鄭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周樂焉得有之魯之樂工又何自取異國淫邪之詞肄之於韶夏濩武間也且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魯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襄

袁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皆見
美於叔向趙孟韓起然則鄭詩未嘗不可施於燕享
假令盡爲淫奔所作豈有兩君大夫相見乃自歌其
里巷狹邪之辭以贖媼俎豆下伍佻譚者哉蓋徧考
宋儒方回馬端臨輩所論著錯以古今諸賢之言二
書異同較若指掌而成公之說固有不可廢者然則
讀文公集傳者於成公所記烏可忽諸

呂成公信序辨之者有朱子朱子從鄭樵闕序

辨之者有馬端臨顧麟初此序議論蓋本之第
馬氏說鄭風引左傳邶卿賦詩爲據後儒多從
之以詆朱傳竊以爲若從序說則有女同車而
下皆刺鄭忽也忽雖失國猶鄭之先君豈可揚
先君之惡於燕享之際乎則馬說亦未可盡信
矣蓋賦詩與說詩不同說詩必求作詩之旨賦
詩則取歌見己之志而已豈必泥於經旨乎
魯明道素絢悟禮縵蠻黃鳥言知止衣錦尚綱

言下學鄭卿賦詩雖未必有此見解要亦同歸
於斷章取義耳則卽欲明序之不可廢辨數詩
之必非淫奔亦不得援此以爲證而後儒偏沿
此說以駁朱子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按
朱子與呂氏交最深其初論詩亦最合讀詩記
所謂朱氏曰者卽所采朱子說也後朱子改從
鄭樵之論自變前說而伯恭堅守毛鄭甚至朱
子戲爲毛鄭佞臣故呂氏歿後朱子作詩記序

稱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誤有取焉蓋雖應其弟祖約之請而於夙見深有所不平矣然迄今兩說相持未嘗偏廢學者於二公異同處不可不知必欲定其優劣恐二公終難以相服也

王伯厚詩攷之闕

董斯張說

伯厚詩攷引諸書字義異同及薛君韓詩章句

極其詳覈然猶有未盡者如荀子引節南山云維天子是庫卑民不迷■子華子引野有蔓草云有美一

人清風婉兮說苑引黍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

而道生漢潁薛君碑引詩永矢不愆水經注引魯頌

保其鳧釋韓詩于嗟歎辭

薛君章句騶虞文選注

使我心癢

伯兮文選

注彼其之子實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

能與之哉

根聊韓詩外傳

和樂且湛薛君曰樂之甚也

常棣文選

注檀車縷縷

扶社釋文伯厚引作張張誤

彼交庶紆天子所予言

必交吾志然後予

采菽外傳

刑于寡妻刑正也

思齊釋文

蒸美

也濯美也

文王有繫釋文

薛君曰壺水流貌

鳧醫文選注

對彼雲

漢薛君曰宜王遭亂仰天也

雲漢文選注

薛君曰韓正也

謂以其義非而正之

韓奕文選注伯厚引此缺下句

薛君曰宋襄公

去奢節儉

商頌少選注

師臣者帝交愛臣者王臣臣者霸

臣不行者亡

韓詩內傳王伯厚引此亦缺下句

又姜后曰雉鳩之鳥

猶未見其乘居而匹游

文選注

此皆困學翁之所逸也

朱氏經義考

毛詩經文久而滋誤者因鄭箋可證其非若

小旻如彼泉流今誤流泉鄭箋云如原泉之流則流

泉非矣旱麓延於條枚延今作施鄭箋云延蔓於木

之枚而茂盛則當作延矣

呂覽韓詩外傳亦作延

思齊厲假不

瑕厲今作烈鄭箋云厲假皆病也又古之人無擇擇
今作數鄭箋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
卷阿嗣先公爾會矣今作似先公會矣鄭箋云嗣先
公之功而終成之蕩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今本
失近字鄭箋云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此皆可
補伯厚詩考之闕

按竹垞本鄭箋以摘毛詩之誤謂可補詩攷之

闕然詩攷蒐三家遺說原非以攷毛鄭是固不足爲王氏憾也明董氏摘詩攷遺漏十九條其中子華子一條本北宋僞書亦豈得謂伯厚疏畧乎古書散逸採輯爲難而踵事增修較易近時會稽范蘅洲三家詩拾遺其所條錄又多董氏之所未蒐矣

程大昌詩論之失

四庫全書總目是書本載程大昌攷古編中故宋志不列其

名朱彞尊經義攷始別立標題謂之詩議曹溶學海類編則作詩論江南通志則作毛詩辨正攷原本實作詩論則曹溶本是也又曹溶本作十八篇而彞尊引陸元輔之言謂程氏詩議十七篇一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二論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歌三論南雅頌之爲樂無疑四論四始品目五論國風之名出於左荀六論左荀創標風名之誤七論逸詩有幽雅幽頌而無幽風以證風不得抗雅八論隴風非

七月九辨詩序不出於子夏十辨小序綴詩出於衛

宏十一辨詩序不可廢十二據季札序詩篇次知無

風名

案此篇爲改定毛詩
標題元輔此語未明

十三論毛詩有古序所以

勝於三家十四論採詩序詩因乎其地十五論南爲

樂名十六論闡雅爲文王詩

案此解則道闕而闡雅
作一語非論文王元輔

此語亦
未明

十七論詩樂及商魯二頌乃併末兩篇爲一

攷原本亦作十七篇元輔之言不爲無據然詳其文

意論詩樂與論商魯頌了不相屬似攷古編刻本誤

合曹本分之亦非無見也其大旨謂國風之名出漢
儒之附會其說甚辨惟左傳風有采繫采蘋語荀子
風之所以爲風語不出漢儒無可指駁則以左氏爲
秦人風字出於臆說謂荀子出於仲弓仲弓非商賜
可與言詩之比故荀子所傳亦爲臆說近時蕭山毛
奇齡據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詩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亦引詩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皆
稱國風以駁詰大昌不知大昌之意惟在求勝於漢

儒原不計經義之合否卽引樂記表記以詰之亦不
難以戴記四十九篇指爲漢儒附會也觀其於左氏
所言季札觀樂合於已說者則以爲可信所言風有
采蘋采蘋不合已說者則又以爲不可信顛倒任意
務便已私是尙可與日舌爭乎且卽所謂可據者言
之十五國風同謂之周樂南雅頌亦同謂之歌不云
南雅頌奏樂國風徒歌也豈此傳又半可據半不可
據乎傳文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鹿鳴之三亦將謂

頌入樂雅徒詩乎是與所引孔子正樂但言雅頌不言風而忘其亦不言南者同一不充其類而已矣

按大昌自序曰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授證之數則審的可據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背古

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夫大昌本古聖人
以是正漢儒辭義誠嚴然究歸於任臆妄斷無
所稱據則不能免於穿鑿之譏矣唐順之稱其
文義蔚然陸元輔謂釋其論議洵多獨得之見
蓋不欲沒其所長冀亦不可不審其所短也

王柏詩疑之舛亂

四庫全
書目錄

相有書疑雖頗竄亂尙未敢刪削經文此書

則攻駁毛鄭不已併本經而攻駁之攻駁本經不已

又併本經而刪削之其以行露首章爲亂入據列女傳爲說猶有所本也以小弁無逝我梁四語爲漢儒所妄補猶曰其詞與國風相同似乎移綴也以下泉末章爲錯簡謂與上三章不類猶著其疑也至於召南刪野有死麇邶風刪靜女鄘風刪桑中衛風刪氓有狐王風刪大車邱中有麻鄭風刪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韓兮狡童褻裳丰東門之墀風雨子矜野有蔓草溱洧秦風刪晨風齊風刪東方之

日唐風刪繡繆葛生陳風刪東門之池東門之枌東

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凡三十二篇

案書中所

列之日實止三十一篇
疑傳刻者脫其一篇

又曰小雅中凡雜以怨誹之

語可謂不雅子今歸之王風且使小雅粲然整潔其
所移之篇目雖未具列其降雅爲風已明言之矣又

曰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夏屋大東當曰小東則
併篇名改之矣此自有六籍以來第一怪變之事也
柏亦自知貶斥聖經爲公論所不許乃託詞於漢儒

之竄入夫漢儒各尊師說字句或有異同至篇數則傳授昭然其增減一一可攷如易雜卦傳爲河內女子壞老屋所得書出伏生者二十九篇孔安國以孔壁古文增十六篇而秦誓三篇亦爲河內女子所續得舜典首二十八字爲姚方輿所上周禮攷工記爲河間獻王所補具有明文至左傳增其處者爲劉氏一句秦穆姬登臺履薪一段先儒亦具有記載惟詩不言有所增改安得指國風三十二篇爲漢儒竄入

也王弼之易杜預之左傳以傳附經離其章句鄭元
禮記目錄與劉向別錄不同亦咸有舊說惟詩不言
有所更易安得謂王風之詩竟移入小雅也且春秋
有三家可以互攷故公羊經文增孔子生一條而左
傳無之詩有四家亦可以互考故三家詩多於釋思
一句毛詩無之見經典釋文毛詩都人士有首章而
三家無之見禮記緇衣注卽韓詩雨無正多雨無其
極二句宋人亦尙能道之見元城語錄一字一句之

損益卽彼此參差昭昭乎不能掩也此三十二篇之
竄人如在四家旣分以後則齊增者魯未必增魯增
者韓未必增韓增者毛未必增斷不能如是之畫一
如在四家未分以前則爲孔門之舊本確矣柏何人
斯敢奮筆而進退孔子哉至於謂碩人第二章形容
莊姜之色太褻秦風黃鳥乃淺識之人所作則更直
排刪定之失不復託詞於漢儒尤爲恣肆陳振孫書
錄解題載陳鵬飛作詩解二十卷不解商頌魯頌以

爲商頌尙闕魯頌尙廢其說已妄猶未如栢之竟刪也後人乃以栢嘗師何基基師黃榦榦師朱子相距不過三傳遂併此書亦莫敢異議是門戶之見非天下之公義也

王魯齋於六經四子之書論說最富詩則有讀詩記十卷詩可言二十卷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正傳節錄行實中今所傳詩疑殆卽詩辨說因魯齋於書有書疑遂比而同之耳夫詩分南風雅

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佚然不可稍紊自朱子
去序言詩指鄭衛諸篇爲淫奔之作三傳而至
魯齋遂刪去其三十二篇且以二南各十有一
篇兩兩相配爲圖而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
彼穉矣甘棠於王風夫以孔子所不敢刪者而
魯齋刪之以孔子所不敢變易者而魯齋變
易之世儒猶以其淵源於朱子而不敢議此竹
垞所以嗤爲無是非之心也按何文定嘗語魯

齋曰諸經既經朱子訂定且當謹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乃魯齋守朱子說至於變亂經文絕無顧忌固非朱子之志亦豈所以善承師訓哉

豐坊詩偽本

子貢詩學

申公詩說

魯詩世

毛奇齡詩傳詩說駁義自叙

詩傳子貢作詩說申培作向來從無此

書至明嘉靖中廬陵郭相奎家忽出此二書以爲得之黃文裕秘閣石本然究不知當時所爲石本者何

如也第見相奎家所傳本則摹古篆書而附以楷體
今文用作音註嗣此則張元平刻於貴竹專用楷體
無篆文而李本寧則復合刻篆文楷體於白下且加
子夏小序於其端其刻之名曰二賢言詩於是詩傳
詩說一入百家名書再入漢魏叢書而二書之名遂
相沿不可去矣按從來說詩不及子貢即古今藝文
志目亦從無子貢詩傳徒以論語有賜也始可與言
詩已矣一語遂造此書其識趣亦陋即此可見若申

培魯人善說詩故漢書儒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
公而藝文志亦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則申培說詩
固自有據但傳文云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
傳言第有口授無傳文也則申公卽說詩而無傳文
卽志又云所載魯詩有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
卷隋志亦云小學有石經魯詩六卷則申公說詩雖
有傳文亦第名魯故魯說魯詩不名詩說卽謂魯說
卽詩說然詩說祇二十四篇無卷次並非二十八卷

與二十五卷六卷况隋志又云魯詩亡於西晉則雖有傳文而亦已亡之久矣乃或又曰魯詩亡於西晉則西晉後亡之固已然安知西晉所亡者不卽爲明代所出耶則又不然夫魯詩至西晉始亡則西晉以前凡漢魏說詩有從魯詩者必當與今說相合乃漢魏以來說詩不一如漢杜欽云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注云此魯詩也今詩說所載反刺匡衡所論如云風詩之首王化之基不一云刺詩如劉向列女傳云燕

燕夫人定姜之詩或云此魯詩而詩說反襲毛傳爲
莊姜戴嬀大歸之詩如此者不可勝數則今之詩說
全非舊之詩故可知且舊詩次第見於左傳襄二十
九年其時吳季札觀樂以次相及在孔子刪定之前
與毛傳訓詁傳次第無不脗合此非齊魯韓三家所
得異者卽小有差殊不過幽王之先後與商魯之有
無已耳今詩說悉與古異有魯風無邠與魯頌而以
邠與魯頌合之爲魯又以邠之七月一詩名邠風雜

入小雅而以小雅大雅分爲正續爲傳卽風與雅與
頌中前後所次又復錯雜倒置與舊乖反然而外此
無相合也獨子貢詩傳與此兩書自爲輔行爲補苴
彼倡此和如出一手中培魯詩宗不聞受學子貢子
貢亦不聞授某之爲魯學兩相解後比若蚩驅亦可
怪矣且其剽竊古說淺薄無理又飾以參差儼若未
嘗剽竊者如孔氏正義謂儀禮歌召南三篇是鵲巢
采蘋采蘋越草蟲一篇或者采蘋舊在草蟲之前乎

曹氏詩說又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要之皆臆說也今兩書則采蘋實在草蟲前矣又恐人之伺其隱也併以羔羊江有汜兩詩列之采蘋之前朱子小序辨說於邶之日月有云若果莊姜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列於燕燕之前於終風亦云當在燕燕前此卽以日月終風居燕燕前矣又欲小異也遂使終風又置之日月之前韓詩章句云鼓鐘昭王之時作晁說之詩序論亦謂齊魯韓三家以鼓鐘爲昭王詩今鼓

鐘則既曰昭王詩矣又云三家以王風爲魯詩今亦有魯詩然又故更變焉不以王風爲魯詩而以豳魯頌爲魯詩歐陽子云七月詩三家皆無之今故以七月爲邠風使入小雅劉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篇首有雨無其極優我稼穡八字然先儒謂此書世無傳者且他書不經見也恐亦好事者附會耳今兩書雨無正詩則竟作雨無其極詩矣又史記孔子世家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定爲三百五篇孔氏正義謂

史遷之說爲謬且云據今詩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皆云三百五篇因漢世毛詩不行三家不見詩序故不知六篇亡失則謂三家不以六篇見詩序也今兩書亦遂無六匹詩矣其私據古說原不精博適足彰其淺陋故或明見魯詩反不能襲偶拾他書所傳或燕齊家則傾以徇之間有更易篇名以見巧異如鄭詩狡童以史記箕子歌有云彼狡童兮與偶同也遂易名麥秀小雅之圻父以國語

圻招詩亦以圻爲圻父官相類也易名圻招又鄭詩
東門之墀有云豈不爾思子不我卽與論語所引唐
棣逸詩豈不爾思相似遂以東門之墀爲唐棣又小
雅小宛以國語秦伯賦鳩飛或曰卽小宛也則以小
宛爲鳴鳩齊詩之還以漢書志曰齊地臨淄卽營邱
故齊詩曰子之營兮乃卽以還爲營衛詩定之方中
以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遂以定之方中爲楚宮大
雅之抑以國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五矣

猶歲警於國於是作懿戒以自警遂亦以抑爲懿戒
凡若此者亦不可悉數又或者傳之所遺以說補之
說之既備傳乃或缺如小雅嘉魚魚麗既詳之傳則
說無所解矣大雅民勞桑柔傳既無文則說可攷焉
又或者各得其半合而得全如小雅頌弁此燕親戚
兄弟詩也故詩中亦明云兄弟云甥舅而傳曰燕親
戚說曰燕王族必合觀然後得全又或者分舉一義
合之而後備如小雅四牡傳曰章使臣之勤則以國

語曰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說曰勞使臣則以左傳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則必合觀之乃始得徧窺其私智蓋有不可以告人者且其大槩多襲朱子集傳而又好旁竊小序又惟恐小序之爲朱子所旣辨也故從其辨之不堪辨者則間乃襲之否則依傍朱子傳而故爲小別然亦十之八九矣則豈有朱子生於百世下上與子貢申培暗合者豈朱子陽襲子貢申培書而私掩之不以告人者老學究授生

徒市門日煩苦無所自娛乃作此欺世焉其庸罔罔
陋無少忌憚乃至如此此不可不辨也予客江介有
以詩義相質難者擲擻二家言雜爲短長予恐世之終
惑其說因於辨論之餘且續爲記之世之說詩者可
考鑒焉

陳宏裕詩
說跋語

魯之不應有頌朱子固嘗致疑近高邑趙

公南星曰關雎文王之詩猶稱風焉以其未爲天子
也周自東遷後且降而爲風矣魯安得有頌雖然降

魯頌於國風學士大夫間而共爲駭愕不知實本申
公之說也然風雅頌之體不同譬如黔皙之不容混
駟與駟置之邳鄘衛諸篇尙相彷彿泮水閟宮國風
安得有此體耶

朱氏經
義考

子貢詩傳自漢迄宋志藝文者不著於錄嘉

靖中忽出於鄆人豐道生之家取子夏所序三百十
一篇悉紊其次以鶴鳴先鹿鳴於是四始亂矣何彼
穠矣南也而入之風黃鳥行其野無將大車采芣漸

嘶之石苔之華何草不黃雅也而入之風小弁抑大雅也而入之小雅定之方中風也而入之頌於是六義亂矣至於列國之風移易錯雜雅頌亦然又刪去笙詩六篇之目而且更野有死麕曰野麕簡兮曰東兮東門之壇曰唐棣還曰營虛合令曰盧遵大路曰大路大叔于田曰大叔山有扶蘇曰扶胥出其東門曰東門兔爰曰有兔菁菁者莪曰菁莪皇皇者華曰煌華圻父曰圻招大東曰小東信南山曰南山此亦

有何關係曾是子貢之傳必求異於子夏所序之詩乎尤可怪者邶鄘衛詩雖分爲三然延州來季子觀樂曰我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同爲衛詩矣而乃以邶爲管叔時詩鄘爲霍叔時詩又以小雅爲小正大雅爲大正中庸子思所作而子貢反襲其言竊比爲天下有九經修身則道立以下十句以說小正竊大學心正而后身修四句以傳關雎陋矣哉本欲伸己之說詞邪說而厚詛先賢可謂妄人

也已矣無稽之言君子弗信乃烏程凌濛初取子貢
詩傳與子夏詩序合刻之曰聖門傳詩嫡冢真堪
失笑近蕭山毛大可作詩傳詩說駁義力辨其誣可
謂助我張目者也○詩傳詩說皆係豐坊僞撰○豐
氏魯詩世學列子貢詩傳於前而盡反子夏之序以
正音歸之遠祖授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耘以
正說歸之其父熙而已爲之攷補其實皆坊一手所
製也坊恃其能書以篆隸體僞爲正始石經一時鉅

公若秦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輩皆信之而又爲此書以欺世不知魯詩亡於西晉自晉以後孰得見之其僅存可證者洪丞相适隸釋所載蔡邕殘碑數板如河水清且漣漪作兮不稼不穡作嗇坎坎伐輪兮作猷猷三歲貫女作宦女山有樞作蘆此外素衣朱襪作綃見儀禮注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注豔妻煽方處作閭妻中聶之言作中聶見漢書注而豐氏本則仍同毛傳之文是未覩魯詩之文也楚元王受詩

於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
皆依魯故其義與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
者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於定之方中爲楚宮移入
魯頌又移逸詩唐棣之華四句於東門之墀二章之
前而更篇名爲唐棣又增益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
蕭蕭陟彼崖矣月麗於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
家矣肆逞其臆見狎侮聖人之言且慮己之作僞未
能取信於人則又假託黃文裕佐作序中間欲申魯

說而改易毛鄭皆託諸文裕之言其如文裕自有詩
傳通解行於世其自序畧云漢興魯齊韓三家列於
學宮史稱魯最爲近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
或泥於魯最爲近一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考者
有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
於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
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
首尾已謬至此以是觀之則文裕言詩不主於魯明

矣又四明楊文懿著詩私鈔改編詩之定次文裕罪其僭妄是豈肯盡棄其學而甘心助豐氏之邪說乎至於黨豐氏者不知石經爲坊僞撰乃誣文裕得之中秘今文淵閣之書目錄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目中豈不登載洵無稽之言稍存知識者當不爲所惑也

按聖門著述自四子書六經而外惟子夏詩序爲可依拊至隋唐時所稱子夏易傳三卷文義

淺俚已成偽作若子貢雖居言語之科不聞其說經也乃後人巧爲附麗因其霸越也而越絕書遂以爲子貢作因其貨殖也而漢志雜占家有雜子候歲二十六卷遂亦以爲子貢作則豐氏因告往知來一語而假爲詩傳也曷足怪哉明史坊本傳稱坊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則其人之誣妄可知又不獨於詩多所倚託矣

詩說攷畧卷二終